

尚書註疏

五六

□ 12
78
8





尚書註疏卷第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儔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傳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疏

傳

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

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此二人
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
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
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
耳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
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傳

因臯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

當言○當丁浪反本亦作謙當蕩

反李登聲類云謙言善言也

禹拜曰都帝予何

言予思日孜孜傳

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所

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思徐如字

又息吏反孜

音臯陶曰吁如何傳

問所以孜孜之事

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傳

言天下民昏督墊溺

皆困水災○

浩户老反墊丁念反督音務

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傳

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

乘標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也○乘音繩刊苦安反輶丑倫反漢書作橈如淳音

蕤蕤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橈形如木箕擿行泥上

尸子云澤行乘蕤蕤音子絕反標力追反史記作橈

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楫九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

下同說文云衰斫又莊下反賢益奏庶鮮食傳奏謂進於民鳥獸

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暨其器反

云鮮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傳距至也決九

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

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

民鮮食之

○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
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鼈必滅反
懋遷有

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

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音

茂鹽余

廉反 黍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

治本○黍之承反粒音 皇陶曰俞師汝昌言

功甚當可師法○當下 帝曰來至汝昌言○正義

浪反 疏曰皇陶既為帝謀帝又呼

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皇
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
勤於臣職而已皇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
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
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輻
輳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

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為食也

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

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

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

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

皆是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

者在此也皇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皇至當言○正義曰上篇皇陶謀九德此帝呼

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皇陶也明上篇皇陶雖與益

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皇陶為帝舜謀者以此

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

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皇陶所陳言已

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皇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

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

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傳

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替者眩惑之意故言昏替

神昏替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因此水災也鄭

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
 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
 泥行蹈屨。音菴，山行即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菴。
 凡玉反。菴，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橐，泥行乘菴。子
 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菴。山行則橐，居足反。菴
 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菴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
 路也。慎子云：為菴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橐，或作橐。
 為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橐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
 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橐，木器也。如今輦
 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
 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與菴為
 一，標與橐菴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
 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為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
 木為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
 二十五年左傳云：并埋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
 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以治水。○傳
 奏至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

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
 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
 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
 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禽
 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
 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
 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血耜廣五寸，二
 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
 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
 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洫遂溝洫澮
 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洫遂溝洫，乃以入澮。
 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洫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洫
 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澮洫至
 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難
 難至鮮食之。○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
 主教導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
 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

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難危之厄故舉
 難得食之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
 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
 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
 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
 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
 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
 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
 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
 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
 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
 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本○正義曰說文云
 粒糗也今人謂飯為米糗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
 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
 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
 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已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
 自言已之勤苦所以
 勉勸人臣非自伐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傳

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傳言

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

臣必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下

惟動不應後志○傳

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

志○應應對之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傳昭明

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

○施始政反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傳

重直用反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傳

然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
 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

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
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
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其重命帝
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
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
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
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
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
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
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
傳後待至帝志○正義曰後待釋詰文帝先能自安
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
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
○傳昭明至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
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
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
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

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
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
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為
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傳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傳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言大體若身○股音古肱音弘反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
力四方汝為○傳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予欲
觀古人之象○傳欲觀示法象之服制○觀舊音官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傳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
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蟲直作會宗彝

傳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

華蟲為飾。○會胡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 **傳** 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

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

曰繡。○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粉糝。徐本作

絲。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

謂之黻。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以五采彰施于五

色作服 **汝明** **傳**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

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

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衮

工本

反僭子
念反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 **傳**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

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

汝當聽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 **傳**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

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 **傳** 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衆頑愚讒

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侯以明

之。撻以記之。 **傳** 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

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撻他未反。又他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傳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工以納言。

時而颺之。傳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

颺道之。○颺音揚。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傳天下人能

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否

反徐音鄙。疏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已

任汝鳩反。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

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

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

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

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

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粉米

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

作

衣服汝當為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

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

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為我聽審之。我有

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

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

乃摠勅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

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譏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

而為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

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

識之。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

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

自知得失也。又摠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

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

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為。○傳

言大體著身也。○正義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耳目大

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為

是左右得為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牧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為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為之故言汝為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傳布力至為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宜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群臣當為之○傳欲觀至服制○正義曰觀于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如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傳日月至旌旗○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旌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馬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揔上三事為辰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編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旌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者禮有公華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為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

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曾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
 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
 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
 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
 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為飾○正義曰會
 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
 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
 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
 會之下故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
 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
 禮有山巵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
 華蟲為飾亦畫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
 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
 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
 水至曰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草
 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
 刺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圓鄭司農云謂圓形
 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

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
 水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冰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
 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
 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
 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兩已字
 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
 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紵是絺用葛也玉藻
 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紵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
 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紵皆以絺貴而紵賤是
 絺精而紵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
 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為之後代無
 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紵為纁而繡之以為祭
 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玄注
 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
 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
 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
 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
 文章雉取其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

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
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
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雖彝而已粉米白
米也絺讀為黼黻絺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
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
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
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
為二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彝器有
虎彝雖彝故以宗彝為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
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
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
紘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
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
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
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
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
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
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
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
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袞冕九章以龍為首
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
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故
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摠為消
帖但解宗彝為虎雉取理大廻未知所說誰得經旨
○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
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
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上
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
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
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
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
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
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
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

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之彩，明制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傳言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

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為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命察

知以告已得守善而改惡故帝命臣汝當爲我聽審
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
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
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
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
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
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
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
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
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
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有怠忽則音
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近至察之○正
義曰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
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勅
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勅之衆頑愚讒
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
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

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
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
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
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
外經傳無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正義曰禮射
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
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
惡也答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
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
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
卽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
方一丈鄭玄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
居一焉則丈八尺之侯鵠方六尺丈四尺之侯鵠方四尺
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
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
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
以三耦射一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

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御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揔上三者、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任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捷之

書之人罪或大、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故以刑威之、○傳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

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傳獻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帝舉是

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傳上惟賢是用、則

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應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傳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

愚並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傳丹

朱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反，字又作真，好呼報反。傲虐是作罔晝。

夜頌頌傳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頌頌，肆惡無休息。

○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頌五客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

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殄徒見反。予劓若時，娶

于塗山，辛壬癸甲。劓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

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娶促住反，復

扶又反。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

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服子，名之，以大治度

水土之功故。○瓜音孤，予如字。鄭弼成五服，至于五

將吏反，度徒洛反。

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

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

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

為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

又弼成為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為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

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薄蒲各反，徐扶

各反，長之丈反，五

長眾官之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

長，各蹈為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別

彼列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傳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疏禹曰俞至惟敘

得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眾賢皆共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眾也帝當就是眾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眾人所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能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宜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虐是其所為為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領額然恆為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

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迤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答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大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傳光天至廣遠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為充即此亦為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即四隅為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傳獻賢至用之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為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眾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

衆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傳：帝用至流故。○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傳：丹朱堯子。○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傳：傲戲至休息。○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為虐也。額額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額額，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傳：朋羣至得嗣。○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為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入推行之，案下句

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効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娶妻妾，志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也。此用於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傳：創懲至害公。○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為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異，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

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已子而愛
 念之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
 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
 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
 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
 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
 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
 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
 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
 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計九州用二十
 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
 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
 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
 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
 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
 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
 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
 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

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
 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
 五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
 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
 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
 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
 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
 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
 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
 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
 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
 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
 綏萬邦烝民曰祿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
 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
 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
 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
 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
 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

採合二事亦為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其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為方伯、直謂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唯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傳

方四方禹五服既

成故臯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

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重直疏臯陶至惟

曰此經史述為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

功故因美臯陶言禹既罔成五服故臯陶於其四方

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

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

至美之○正義曰臯陶為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為

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

使水害不息臯陶法無所施若無臯陶以刑入亦未

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

功於禹兼記臯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臯陶故

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臯陶所言九德依

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傳以為史因記之

考來格

傳

夏擊祝故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

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

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夔求龜

反徐古入反馬云櫟也球音求搏音搏拊音撫祝尺

叔反所以作樂故魚呂反所以止樂糠音康歆許金

反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傳

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

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祝故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故明球弦鐘簫各

鳥獸踳踳

傳

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

率而舞踳踳然

○鏞音庸間間圓之間鳥獸孔以為

反舞貌說文作踳云鳥獸筍簾也踳踳七羊

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

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昭反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賢

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於予疏夔曰至允

曰皇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

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祝止樂用敵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踴踴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夏擊至明之○正義曰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爲祝敵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推柄動而擊其旁也敵狀如伏虎背上有利刻夏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未夏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斝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推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鉅刻以木長一尺斝之斝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推名爲止夏敵之本名爲斝夏即斝也漢禮器制度及

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卽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敵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夏擊鳴球三

者皆摠下樂，揅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故當揅耳，四器不樂，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故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致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致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敵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致，兩見其文，明球弦鐘簫管也。琴瑟在堂，鐘簫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

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踳踳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踳踳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踳踳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踳踳，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傳韶舜至率舞。○正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蕭、簫乃樂器，非樂名，蕭是樂器之小者，言蕭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鷓鴣，鳳其雌，皇是此鳥，唯曰鳳，唯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謂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蕭見細器

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踴躍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摠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未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傳用庶尹允諧

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傳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

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樂音洛盡津忍反皐陶拜手稽首颺

言曰念哉傳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音揚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傳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

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傳屢數也當

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井反數色角反懈

佳賣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傳

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賡加孟反劉皆音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傳 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叢祖公反脞倉果反徐音瑣馬云帝拜曰俞往欽

哉傳 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疏帝

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

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是正齊之意故為正也言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傳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首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善樂盡忠謂樂行君之

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眾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職○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與事對上起哉天子率天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屢為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為績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為始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眾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脞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摠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為義同而文變耳

尚書註疏卷第五

尚書註疏卷第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傳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

傳

分其圻界○別彼列及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

州鄴子云中國為赤縣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隨山瘠川傳刊其木深其流○濬思俊反任土作貢傳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

萬曆十五年

書疏卷五

一林元登司賣

以是功。○任而鳩反，貢字。疏：禹別至作貢。○正義曰：或作贛，王于況反。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正義曰：詩傳云：圻疆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瘠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

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大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傳

禹制九州貢法

疏

禹貢○正義曰：此篇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

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尊，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

通篇天
綱領文
法極嚴
可取以爲
法

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在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

傳

行山林、斬木、通道。

○敷、芳無反。馬云、分也。汎、敷、劔、反。行、下孟反。

奠高山大

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

視。○奠、田遍反。疏。禹敷至大川。○正義曰、言禹分布瀆音獨。下同。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

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漫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也。○傳奠定至所視。○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恆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爲言。甲、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敘也。定其祀禮、所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六

三

蒙旅平九山刊旅是

賦役載於書。○**冀州既載**傳。堯所都也。先施貢

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章昭云。載事

也。疏。冀州。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

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

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

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

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

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

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

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

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

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

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

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

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

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恆衛。既從史

以大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

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堯所

至於書。○正義曰。史傳者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與為其

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

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

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徐

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

治梁及岐

傳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

水而西。○壺音胡。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疏。傳。壺口

岐。其宜反。雍於用反。後州名同。疏。傳。壺口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

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

萬曆十五年刊

書卷九

相

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
 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
 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
 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
 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
 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
 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山西至岐山從
 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既修太原至于
 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岳陽

傳 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

南山南曰陽

○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疏****傳**高平至

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
 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
 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
 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大岳知此岳即

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彘縣
 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
 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
 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地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
 山之南故云岳陽也**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傳**覃懷近河地名漳
 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覃徒南反底之
 履反衡如字橫也

馬云水名漳音**疏****傳**覃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
 章近附近之近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
 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
 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
 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隄
 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
 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
 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
 水橫流王肅云**厥土惟白壤****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
 衡漳二水名

其性色白而壤。○壤若文反。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若。對。反。疏。○無。塊。至。而。

九章筭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

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厥賦惟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

雜出第二之賦。○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音恭。疏。

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為災。民皆墊溺。

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

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

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

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

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摠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

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

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

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

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上有下。下下有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

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

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

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等。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恆。鄭玄云。賦之差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州輕重頓至是乎。

第五。正義曰：鄭文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恆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

已可耕作。○從才。容反。疏。傳。二水至耕作。○正義曰：二水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恆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土，夢作义，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

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池。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島夷皮服。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大陸故也。

其皮明水害除

○島當老反馬

疏

傳海曲至害除○正義曰孔讀鳥為

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

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

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

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

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

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

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夾音協註同帶也碣其

及篚方**疏**傳碣石至餘州○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

尾反在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

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

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

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

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

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

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

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

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

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為

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六

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

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

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

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

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

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

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

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

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

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為

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比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兗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兗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為田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命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命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為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兗之北上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濟河惟兗州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略而言也

子禮

反下同兗疏兗州○傳東南至距河○正義曰此下悅轉反疏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兗兗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疆梁故曰荆荆疆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傳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絮七鉤盤八鬲津九疏傳河水至北是○正義曰河自大陸之出爾雅疏北數為九河謂大陸在兗州嫌九河亦在兗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兗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六

九

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蒲泚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

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澠沮會同
雷夏澤名澠沮二水會同此澤澠徐音豈王於用反沮七餘反

疏
傳雷夏至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澠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傳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

萬曆十五年刊

書統卷六

十

桑蠶。○蠶在疏桑土至宅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既

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蠶。○正義曰：於

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

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

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傳。急黑而墳起。○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

也。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傳。繇，茂條長也。○繇音遙。疏

傳：繇，茂條長也。○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

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

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厥田惟中下傳。田

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也。第六 厥賦貞傳。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疏 貞，傳。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

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再

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作十有

三載乃同傳。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載

本作疏。傳：治水至州同。○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

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

後也。堯典言：絲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

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

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

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

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

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克州平，克州平，在舜受終之

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傳。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

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漆音七。疏傳地宜至

盛音成。疏貢焉。○正

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

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繪是織繒之有文者是

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

是人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筐篚而貢焉鄭玄

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

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

女功如鄭言矣屢絲中琴瑟之弦亦是女功所為也

織貝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

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筐篚盛之也諸

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

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曰浮濟漂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漂天答反。篇韻作他合反。疏

傳順流至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漂水出東郡東

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

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漂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

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干

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淮自淮入泗

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徑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

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漂

達于河從漂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

泗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

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據海西南距岱。○岱音代。疏青州。○傳東北至距岱

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

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

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

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

遼東也。嶠夷既略維淄其道。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

也。維淄二水復其故道。○嶠音隅。維音惟。本亦疏。傳嶠

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疏夷至

故道。正義曰：嶠夷地名，卽堯典宅嶠夷是也。嶠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皆觀文爲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地理志云：淮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濱，必人反，斥，徐音尺。說文

傳：濱，淮也。言復其斥鹵。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鄭云：斥謂地鹹。疏：傳：濱，淮至斥鹵。正義曰：濱，淮常鹵，淮魚佳反。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傳：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傳：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鹽餘占反，絺，勑反。種，章勇反。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皆貢之。畎，工大反。徐本作畎，谷，泉思似反。鉛，寅專反。字從公，公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砥砧之屬。疏：畎，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泉，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萊夷作牧。傳：萊夷地名，可以放牧。養之，牧徐音目。

一音茂。厥篚檿絲。傳：檿，桑蠶絲中琴瑟弦。反，山桑也。註同。

疏：傳：檿，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勑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疏：浮于汶，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

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傳：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音問。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傳：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沂

也。

也。

也。

也。

也。

魚依反水名 **疏** 徐州。○傳二水至種藝。○正義曰，又

藝魚世反 **疏** 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

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

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

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

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詩云，藝之在菽，**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傳 大野澤名，水

故藝為種也。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豬張魚反，馬云

豬劉東 **疏** 傳 大野至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

胡反，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

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

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

也，致功而地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傳 土黏曰埴，

言其可耕也。漸進長包，叢生。○埴市力反，鄭作識，徐鄭王皆讀曰

漸，進長包，叢生。○埴市力反，鄭作識，徐鄭王皆讀曰

漸，進長包，叢生。○埴市力反，鄭作識，徐鄭王皆讀曰

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

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之丈反，叢才公反。

疏 傳 土黏至叢生。○正義曰，哉埴音義同，考工記用

土為埴，謂之埴埴之工，是埴為黏土，故土黏曰埴。

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埴也。孫炎曰，物叢生

曰苞，齊人名曰埴，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為埴，漸苞

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傳 田第二賦第

五 **厥貢惟土五色**。傳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

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燹以黃土，苴以白茅，茅

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燹徒報反，覆也。疏 傳 王

苴子餘反，包裹也。疏 傳 王

四方。○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為

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

其上，燹以黃土，燹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

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

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
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
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
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
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
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
故先儒之言皆同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

特生桐中琴瑟○夏行雅反翟徒歷
反嶧音亦一音夕疏傳夏翟至琴

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
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旌析羽為
旌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泗濱浮磬
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淮夷蠙珠暨魚傳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

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
鄭云淮水之夷民也

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
二水也蠙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蚘韋昭薄迷

反蚌也暨其器疏傳泗水至美魚○正義曰泗水旁
及見賢通反疏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

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
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

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
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

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
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

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厥篚玄織
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緇傳玄黑緇緇白緇緇細也緇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織息廉反緇古老反疏傳玄黑至當細○正義曰

徐古到反緇似陵反疏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七

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
繪也。史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
白。繪，浮于淮，泗達于河。○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淮

海惟揚州。

傳

北據淮南距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傳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

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

疏

揚州。○**傳**彭蠡至此澤，正義曰，彭蠡是江漢

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傳**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也。吳地記云

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只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震澤，吳都太湖，民之履及，致也。史記**疏**震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音致，大湖音太湖。**疏**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北，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藪，**篠蕩既敷。****傳**篠竹箭，蕩大竹，水去已布生澤，謂之藪。

○篠，西了反，蕩徒黨反，或作者，他芥反。

疏

篠竹箭，蕩大竹。○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

名也。又云：蕩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蕩。孫炎曰：竹闊節者曰蕩。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蕩為大竹。少長曰天。喬高也。○天於

云長也。天其矯反。徐音疏。傳少長曰天。喬高也。○正驕少。詩照反。長之丈反。疏。義曰：天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厥土惟塗泥。傳地泉濕。厥

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傳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傳金銀銅也。疏。傳金銀銅也。○正

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鏤，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鏤。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鏤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瑤琨篠蕩。傳瑤琨皆美玉。○瑤音遙，琨音昆，美石也。馬本作瓊，韋昭音貫。疏。

傳瑤琨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齒

革羽毛惟木。傳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

梗梓豫章。○犀細兮及旄音毛。疏。傳齒象至，豫章。○

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

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

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旄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梗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島夷卉

服

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卉徐疏。○傳南海至葛越。

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

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輿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

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

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厥篚織貝。○傳織細紵貝水物。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疏。○傳織細至水物。○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

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釋魚

有玄貝。貽貝。餘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

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厥包橘柚。

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

言不常。○橘均必反。柚。○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由究反。裹音果。疏。○傳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

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

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

皆為非常。並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

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

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洽于江海。達于淮

泗。○傳順流而下。曰洽。洽。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洽悅專反。鄭本作松。松。○傳順流至入泗。○正義當為洽。洽。馬本作均。云均平。疏。○傳文十年左傳云。洽。漢

沂江、沂是逆、浴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浴、浴、荆及衡陽

惟荆州傳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疏荆州、傳北

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

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

大川、可以為記、故言江漢朝宗于海、傳二水經此州

陽、見其南至山南也、傳二水至宗尊也、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

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猶朝也、欲其來

之早也、尊宗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

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

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

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

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

川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

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

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

人臣之禮、九江孔殷、傳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

之中、傳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

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

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

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

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

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

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疏江於至之中、

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傳江於至之中、

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為九、猶大河分為

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為九道、訓孔為甚、殷為

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

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

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
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
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蟬江，
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
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沱潛既道。沱江別名潛，
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沱徒河反，潛捷廉反。馬云：沱湖
水名，皆復其故道。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

疏 傳沱江至故道。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為
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直云水名，
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
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
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
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
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
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
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
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

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
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
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掬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
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
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郭
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
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
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
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
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
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
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
為發源。雲土夢作又。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
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雲徐本作云，夢亡
弄反。一音武仲反。徐

莫公反。治。疏。傳雲夢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
直吏反。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

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上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厥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傳田第八賦第三

人功修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傳土所出與揚州同疏傳土所至州同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

皆以當州貢物多種其次第傳柁榦栝柏傳榦栝也栝葉松身曰栝又作榦故且反栝古活反馬云白栝也栝

章夜疏傳榦栝至曰栝正義曰榦為弓榦考工記也釋木云栝栝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柁栝栝漆相似如一則柁似栝漆也柁栝栝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栝木故舉其用也傳礪砥砮丹傳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徐之履反韋昭音旨

砮音奴韋昭乃固反磨未佐疏傳砥細至朱類正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疏義曰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

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采傳惟箇輅栝三

邦底貢厥名傳箇輅美竹栝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傳箇求隕反韋昭一

名聆風箒音路楷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為箭毛
 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菁近附近之近
 箒至稱善○正義曰箒箒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
 箒箒箒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箒箒是兩種竹
 也肅慎氏貢楷矢知楷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
 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
 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包傳橘柚
 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疏傳橘柚○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匭受物
 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匭匣之字皆從匭
 匭亦從匭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
 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
 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
 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匭菁茅傳匭匣也菁以
 為菹茅以縮酒○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鄭
 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甲反又音
 甲菹切韻側魚疏傳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
 反縮所六反○正義曰匣是匭之別名匭之小者

菁茅所盛不須大匭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
 麇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菁菁也菁菁處處皆有而
 合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
 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
 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
 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菁菁
 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
 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
 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
 審也或云茅有三春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
 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
 之間三茅春以為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荆州所有也
 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厥篚玄纁
 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璣組傳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
 緞類○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
 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

音祖馬云疏傳此州至綬類正義曰釋器云三染組文也

綵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緹七入為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緹文再染以

黑則為緇玄色在緹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

者故為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九江納錫大龜傳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馬云疏傳尺二至納之○正義曰史記龜策傳

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篋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

故錫命乃納之言此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河

傳逾越也河在兗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疏浮于江沱潛漢○正義曰潛于漢非逾羊朱反疏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荆河惟豫州傳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伊洛

漣澗既入于河

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漣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音魂又胡困胡昆二反沔亡淺反又亡疏豫州○傳忍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

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北至鞏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

縣入河漣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

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

略所據小異耳伊漣澗三水入洛○榮波既豬傳榮澤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萬曆十五年刊

書紀卷六

卷三

波水已成過豬。○榮戶局反。榮澤也。波如字。馬疏傳

澤至過豬。○正義曰。沈水入河而益為榮。榮是澤名。洪

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過

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

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其縣東。言在

榮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榮播。謂此澤名榮播。播

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不名播也。鄭玄

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榮澤當在河北。以衛敗

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江南北。多而得

名導荷澤。被孟豬。傳。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

北。水流溢覆被之。○導音道。下同。荷徐音柯。又土可

義友。註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疏傳。荷澤至被之。○

傳及爾雅。皆作孟諸。宋敷澤也。正義曰。地理志。山

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

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

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

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

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

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

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傳。高者壤。下者墳壚。疏傳。壚

說文。黑。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傳。田第四。賦第二

剛土也。又雜出第一。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傳。纊。細綿。○

勅其反。紵。直呂反。纊。音曠。綿。切韻。武延反。疏傳。纊。細綿。○正義曰。禮。喪大

是細。故言細綿。錫。貢。磬。錯。傳。治玉石曰錯。治磬錯。疏

傳。治玉至磬錯。○正義曰。詩云。佻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錯也。謂治磬。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傳。東據華

萬曆十五年刊

書以卷六

三

山之南，西距黑水。○華胡化反。疏 梁州。○傳 東據至

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

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

雍州之岷，岷既藝，沱潛既道。傳 岷山，嶓冢皆山名，水

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岷武巾反，嶓

音波，徐甫河反。音 韋音 疏 傳 岷山至荊州。○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

播，道地理志云：蜀郡有前道，岷山在西徼外。江

水所出，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

名，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

荊州亦云。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傳 蔡蒙二山名，祭山

沱潛既道。日 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韋

又作餘，鄭云和讀曰疏。傳 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

洹治直吏反，下同。疏 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

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祭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

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

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厥土青黎。傳 色青黑而沃

壤。○黎鄭力兮反，徐力疏。傳 色青黑而沃壤。○正義

私反，馬云小疏也。曰 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

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

錯。傳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 傳 田第

○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

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

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 厥貢璆

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璆音蚪，徐又居蚪

鐵銀鏤斝磬。傳 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蚪，徐又居蚪

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疏 傳 璆王至剛鐵

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正義曰：釋器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五

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熊羆狐狸織皮傳

貢四獸之皮織金罽傳而黃狸力疑反罽紀例反疏貢四至金罽傳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

貢四獸之皮釋言云菴罽也舍人曰菴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菴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因桓是

來浮于潛逾于沔傳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傳西傾至

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

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入于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

渭亂于河傳

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

所治正絕流曰亂傳渭疏越沔至曰亂傳正義曰音謂疏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

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

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黑水西河惟

雍州傳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傳雍

反疏雍州傳西距至州西傳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六

五

也。西弱水既西。傳導之西流至於合黎。疏傳導之至合黎。正義曰

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涇屬

渭。傳屬速也。水北曰渭。言治涇水入於渭。經屬之

蜀反。渭本又作內。同如。疏傳屬速至於渭。正義曰

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渭水涯也。鄭云。內之言內

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內也。且涇水南入渭

而名為渭。內知水北曰內。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

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峽頭山

東南至馮翊陽陵縣。漆沮既從。澧水攸同。傳漆沮之

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同之於渭。澧七徐反。疏傳

沮至於渭。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

水也。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

西。闕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

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

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

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澧水

出扶風鄠縣東南。北。荆岐既旅。傳已旅祭言治功畢

過上林苑入渭也。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疏傳已旅至之荆

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

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

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

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傳三山名。言相望。終南山名

一名太一山。秦記云。又名地。疏傳三山至相望。正

肺。惇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義曰。以荆岐單名。此

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

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六

二五

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

原隰既績疏傳下

致功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

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

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之功不普疏傳西裔至之功正義曰左傳稱舜

悲反疏傳云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

三危是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

年左傳云先王居禱机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干瓜

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

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

氏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

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

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

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厥土青黎傳色青黑而沃

壤黎鄭力兮反徐力疏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

私反馬云小疏也疏傳曰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

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

錯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傳田第

至三等

正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

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鄭云

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厥貢珍

有當出上下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鐵銀鏤斝傳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蚪徐又居蚪

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疏傳璆王至剛鐵

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疏傳璆王至剛鐵

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鑊者可以刻鑊故為剛鐵也熊羆狐狸織皮傳

貢四獸之皮織金罽傳而黃狸力疑反罽紀例反疏貢

四至金罽傳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

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罽罽也舍人曰罽謂毛罽也胡

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罽為罽織毛西傾因桓是

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來浮于潛逾于沔傳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

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傳西傾至

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

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

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

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

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入于

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

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織皮崑崙析支

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渠搜西戎即敘傳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

流沙之內羌髡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崑崙門反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

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

紀云北發渠搜是也髡疏傳織皮至戎狄也○正義

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

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

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未以西戎摠之此戎在荒

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戎紂有羌髡從之此

是羌髡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

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

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

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

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崑崙為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六

二九

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導岍及岐。至

于荆山傳。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

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

岳馬本。疏導岍及岐。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

作開。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

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

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

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

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

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

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蟠冢南條。鄭玄以為四

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蟠冢為次陽列。岍山

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蟠

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

也。○傳更理至雍州。○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

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

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

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

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為岍山。岐山在美

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疏傳。此謂至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

處山不絕。從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傳。三山在冀州太

岳上黨西。疏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

坂縣南。大岳在河東。魏縣東。是三山在冀。底柱析城

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至于王屋傳。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底之

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疏傳。此三至東行。○正義曰

及底柱山名。在河水中。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獲

萬曆十五年刊

書統卷六

三

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在
柱在太陽關東新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
河之北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傳此二山連延
東行也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
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行戶剛反又如疏傳此二至

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
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
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
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
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也謂漳潞分洩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
王屋淇近太行恆衛滹沱傳西傾朱圉鳥鼠傳西傾朱
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

州之南山○傾窺并反疏傳西傾至南山○正義曰

此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
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至于大華傳相首尾而東

○華如字疏傳相首尾而東○正義曰地理志云大
又戶化反疏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大華太
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四山相連

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
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
於下互相備○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疏傳四

相備○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
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六
三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導嶧冢至于荆山，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荆山在荆州。漾水出嶧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尚反。

疏 傳 漾水至荆州。正義曰：下云嶧冢導漾，梁州云嶧冢既藝，是嶧冢在梁州也。荆州以荆山為名，知荆山在內方，至于大別。傳 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

漢所經。疏 傳 內方至于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

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傳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疏 傳 岷山在荆州。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嶧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荆州是。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傳 言衡山江所經在荆州也。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疏 傳 言衡至章界。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岷及嶧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導弱水至于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導弱水至于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
三

合黎傳

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本或作濩合如字

疏導弱水。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沔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岷嶺。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合黎至沙東。○正義曰。弱水得入

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餘波入于流沙。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音逸

于南海傳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

傳黑水至于南海。○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討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鄯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一

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傳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疏 傳施功至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砥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

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

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

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出崑崙里數

遠近，未得詳也。**南至于華陰。**傳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至

東行，**東至于砥柱。**傳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見賢遍反。又東至

于孟津。傳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孟津，如字，洛北。地名，湊七豆反。疏 傳孟津至為津。○正義曰：孟是

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

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

為津。武王渡之，近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傳洛汭，洛入

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伾，音

徐扶眉反，又敷眉反，章音。日，洛汭，洛入河處，河南

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六

三

也鄭玄云大岷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三成今黎陽縣山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臨河豈不是大岷乎瓚言當然

傳 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降如字。疏 傳 降水至

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胃臆不可從也

又北播為九河。傳 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殺所界反溢字。同為逆河入于海。傳 同合為一

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滿元

反疏 傳 同合至敘之。○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

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傳 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

中東流為漢水。疏 傳 泉始至漢水。○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

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又東為滄浪之水。傳 別流在荊州。○浪

音疏 傳 別流在荊州。○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郎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以上在梁州故過三滋至于大別三滋水名入漢

此云在荆州大別山名○滋市制反南入于江觸山廻南入江○觸切韻

尺玉東匯澤為彭蠡匯廻也水東廻為彭蠡大澤

反匯徐胡罪東為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為三

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疏傳自彭至入海○正義

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

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

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

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

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

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

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

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

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

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

當知古是古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江東南流沱東

行○沱唐疏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

河反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

江東南流又東至于澧澧水名○澧音禮疏傳澧水名

而沱東行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

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

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于淮傳 池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為彭蠡爾及馬

云靡也疏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也者為東為中江入于

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疏有北有中南可知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

海傳 有北有中南可知疏有北有中南可知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

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導

沈水東流為濟傳 泉源為沈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

地疏沈音竟傳泉源至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

又以轉反疏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

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

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

餘里溫是古之舊入于河溢為滎傳 濟水入河並流

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

南疏數色王反下傳濟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

同一本作十所疏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

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東出于陶丘北傳 陶丘

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

丘再成音桃陶丘丘再成正義曰釋丘丘再

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又東至于荷傳 荷

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海傳 海

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傳 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

北折而東疏折之傳導淮自桐柏傳 桐柏山在南陽

之東疏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

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于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疏

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

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

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導渭自鳥鼠同穴

鳥鼠共為雌雄

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

疏

鳥鼠至出焉。○正

義曰：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鷦，其鼠為鼯。李巡曰：鷦，鷦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鼯如入

家鼠而短尾，鷦似鷦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

孔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

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東會于澧，又東

會于涇

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

音豐

又東過漆

沮入于河

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翊

反

疏：漆沮至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

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

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

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

未聞導洛自熊耳

在宜陽之西

東北會于澗澧

于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合於洛陽之南

又東北

入于河

合於鞏之東。○鞏，恭勇反，縣名，屬河南郡。

九州攸同

所同事在下

四隩既宅

四方之宅已居。○隩，於六反。玉

篇於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已

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

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條待歷反陂彼宜

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

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

○貫工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俱也衆土俱得其

喚反庶土交正底慎財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

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音角疏九州至中邦○正

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摠敘之今九州
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
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
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
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
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
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
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
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
水土安海內於此摠結之○傳所同事在下○正義
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
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
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
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
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
至益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
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摠之九山九州九澤言
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疏

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天水。旅祭禮廢，已於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傳四海至化，和。○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過度。○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與

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入。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錫土。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傳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

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疏錫土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為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
四

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便然故敘而美之。○傳台我至行者。○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昨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甸田遍反。疏五百里甸服。○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讓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彌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

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允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二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百里賦納總。○傳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豪曰總入之供餉國馬。○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總音摠近附

萬曆十五年刊

書統卷六

聖

近之近音恭。豪故老反。**疏**傳甸服至國馬。○正義曰：去王

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

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結禾穗與豪總，皆送之。故云。禾

豪曰：總入之，供餉國馬。周禮掌客：二百里納銍。傳銍

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正義曰：銍，禾穗也。亦作稔，音遂。○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獲禾

鐵也。說文云：銍，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三

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百里納結服傳。結，稔也。服，稔役。○反馬云：去其穎，音艱。

疏傳。稔，稔也。服，稔役。○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簞之安

而稔，稔之設，稔亦稔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稔，易於於

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稔，粟皆送，則結

服重於納銍，則非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對酌

納稔，服稔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在

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稔粟別納，非

是徒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稔也。○**疏**傳。所納至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稔俱

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

而近，**五百里侯服**傳。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

而服事。○**疏**傳。甸服至服事。○正義曰：侯聲近侯，故為

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侯

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

見諸言服者，**百里采**傳。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

萬曆十五年刊

書統卷六

四二

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三百里諸侯傳三百里

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傳三百至

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傳三百至

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為王者斥侯在此內

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為一名言諸侯以

示義五百里綏服傳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

耳王者之政教傳綏息疏安釋詰文要服去京師已遠

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

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

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

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教衛為安王賓之因以

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王敬三百

諸侯為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三百

里揆文教傳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

同○揆葵癸反疏揆為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

度待洛反傳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詰訓

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二百里奮

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傳二百里奮

武衛傳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傳奮

反疏文教至以安○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

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

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

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

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

以安也傳五百里要服傳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四三

服之名為要見其疎遠之義也三百里夷傳守平常之教學王者而

已○馬云傳二百里蔡傳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初佳反又疏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守平

常教耳此名為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

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傳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疏要

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

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為荒忽又簡

略於要服三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疏

之蔡也傳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

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緝也其意言蠻是緝也緝是

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

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

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

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

百里蔡者稅徵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

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

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

總納銓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

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

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

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要束

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二百

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

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

可委以二百里流傳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

相距為方五千里疏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

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復蠻來之也凡五服之

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

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

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廻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廻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廉反。被皮寄反。朔朔北也。與音訖。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預朝直遙反。見賢遍反。

功傳 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

之言天功成。○訖斤疏東漸至成功。○正義曰：言五
 密反。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
 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
 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漸
 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入海也。覆
 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
 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
 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間風
 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
 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
 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
 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考工記天
 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
 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
 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
 是天功成也。

